

《求菩提山行》作者 **石沢英太郎**

曾獲

雙葉推理賞、日本推理作家協會短篇部門賞、富岡市文學賞

《黃昏時的報案電話》作者 **和久峻三**

曾獲

寶石短篇賞、

江戸川乱歩賞、日本推理作家協會賞

《星期天謀殺案》作者 **笹沢左保**

曾獲

日本推理作家協會賞、

小說現代黃金讀者賞、日本推理文學大賞

《委託人之死》作者 **結城昌治**

曾獲

EQMM短篇偵探小說徵文第一席賞、日本推理作家協會賞、

直木賞、吉川英治文學賞

《死亡交易》作者 **西村京太郎**

曾獲

ALL讀物推理小說新人賞、江戸川乱歩賞、

21世紀日本小說徵文文部大臣賞、日本推理作家協會賞

I SBN 957-733-559-4

00200



9 789577 335593

NG-9006 定價200元

死亡交易

石沢英太郎・和久峻三・笹沢左保・
結城昌治・西村京太郎◆著
黃鈞浩◆譯

有些小說是以氣勢磅礴、神祕幽邃的崇山峻嶺為主要舞台，再溶入恩怨情義之成份。

處理得宜者，便成為一篇感人肺腑、發人深省的文學作品。

日本擅寫這類小說的名作家中，筆者較為推崇的有：新田次郎、森村誠一、松本清張、太田蘭三、梓林太郎、長井彬等人。其中新田次郎的短篇好得沒話講；長篇中（不以推理小說看的話），如森村誠一的《密閉山脈》便是箇中翹楚。

石沢英太郎雖非大量生產山岳小說的作家，但偶爾一出手，就非同小可，本作就是一例。以中短篇的成績而言，本作可算是上上之選。且不說什麼佈局精密之類，光是其中的浪漫氣氛與文藝氣息，就足以令人回味無窮，愛不釋手了。這方面，有待各位文學評論家來加以闡釋評析。

讀者閱畢可以猜想：故事中真正的主角是下列何者呢？

① 推理作家「我」。

② 神祕女郎美佐子。

③ 求菩提山。

④ 人世間的愛恨情仇。

本作尚有一姊妹作，名為〈秘境殺人事件〉，也是曲折離奇，精彩絕倫，但若論文學藝術性，則本作要略勝一籌。

和久峻三作〈黃昏時的報案電話〉：一九七七年的作品，屬於「法庭懸疑（鬥智）小說」，為老律師豬狩文助探案之一。

豬狩老律師的年紀已超過八十歲，有五十多年的辯護經驗，作風與眾不同，常有驚人之舉，綽號「法庭破壞者」，在法庭上所向無敵，是和久峻三筆下名律師群中最特殊的一位。

這位老爺爺長得其貌不揚，身材矮小，骨瘦如柴，彎腰駝背，戴著老花眼鏡，牙齒已全部掉光，耳朵重聽，衣著破舊，身背髒包袱，手扶爛拐杖，出庭時常打瞌睡。但是不管對方的檢察官或律師有多厲害，他永遠是能夠逆轉情勢的最後勝利者。

此系列的第一篇作品發表於一九七五年，至今已有十多部單行本問世，分類上均屬法庭小說。

法庭小說的樂趣原本就和一般推理懸疑小說略有不同，和久峻三在此系列中又加入了幽默滑稽味，更能吸引讀者。

本作中，豬狩文助最後雖然獲勝，將真兇繩之以法，但筆者卻無「大快人心」之感，因這篇故事在本質上屬於悲劇，讀來不免心酸欲泣。

讀者閱畢不妨自問：故事中最可憐、最值得同情的是下列何者呢？

①珠美子。②勝也。③高田留。④井口義彰。⑤房江。⑥森木田檢察官。⑦木戶審判長。⑧宮內警部補。⑨戶塚典子。⑩豬狩文助。⑪真兇的家人。⑫以上皆是。

笹沢左保作〈星期天謀殺案〉：屬於「宮本決戰佐佐木」系列，主角是兩名警探，一位叫宮本清四郎，年紀大，個子矮，擅理論；另一位叫佐佐木冬彥，較年輕，身材高，喜靠直覺辦案。兩人互別苗頭，進行推理競賽，猶如古代之宮本武藏決鬥佐佐木小次郎，萬眾矚目。

此系列曾於一九七六年十月至一九七七年五月在週刊上連載，大受好評，總共七篇，內有三篇為宮本獲勝，一篇平手，另三篇則是佐佐木稱雄。本篇為此系列之第二篇，也是其中一人敗得最慘的一篇。

分類上，本篇也可算是警察小說，但因故事中浪漫愛情的要素份量極重，若當作愛情小說來看，相信滋味會更佳。

筆者個人沒有直覺，不相信所謂直覺，完全不知直覺為何物（大概因右半腦已壞掉）；個子又矮，一生從未受美女垂青（右半腦壞掉的原因）；又最討厭吸二手煙，因此對於故事中那位整天吞雲吐霧、辦案又全依賴直覺的佐佐木，感到非常痛恨，希望他敗在宮本手下，不知各位先進賢達以為如何？

結城昌治作〈委託人之死〉：發表於一九六二年，屬於略帶幽默味的冷酷（硬漢）派推理。

這位姓田島的，在許多長短篇裡一再出現，但身份卻千變萬化，與其把這些「田島」視為不同的人物（只是作者愛用此姓），不如把他視為換過多種職業的同一人物來得有趣。其身份有：刑警、記者、電視台工作人員、計程車司機、畫家、雜誌主編、大學生、十津川的舊友、棒球隊職員、被害者……等等，簡直比「怪盜二十面相」還厲害。

若將「這位田島」的資料搜集齊全，再依年齡下場整理排列，說不定可做出一份履歷表或寫出一本「一生傳」來。相傳台灣國內有不少西村京太郎的忠實讀者，或許有一天其中有人能做到也說不定。本來筆者打算要做，無奈已病入膏肓行將就木，力不從心，只好期待今後有心人士的投入了。

沒有拖泥帶水的脂粉味，是本作成功的重要因素。

以上五篇作品，讀者最中意的是哪一篇呢？理由為何？讀者不妨於閱畢全書後，將感想意見告知出版社，編者必定非常歡迎。

1

九月七日，我來到求菩提山。

求菩提山位於北九州，是一條大山脈中的一座山，這條山脈上還有英彥山和犬岳。

求菩提山標高七百八十二公尺，既非深山，亦非峻嶺。

這座山我曾經登過五、六次，一開始我就被它的林相深深吸引住。如今九州大多數的山都已被登山和觀光的人潮破壞了，只有這座求菩提山例外，山上的植物都完整地保存下來。這大概是因為它聳立在有名的英彥山和犬岳後面，成了登山迷和觀光客眼中的盲點的關係吧。這裏有野生的稀有植物「姬蝴蝶花」，這種植物在初夏時開花，花朵如菖蒲般楚楚可憐。我很喜歡植物，我第一次登上這座山就是為了欣賞這種花，但當我上了山之後，卻感受到一種難以言喻的恐怖氣氛！這種氣氛，我想應該用「幽冥鬼氣」來形容比較貼切。

首先是奇形怪狀的山容。山頂下方異樣的凸起就像人的臉上長了一顆大毒瘤似的，簡直可以把初次見到的人嚇倒！其次是山路。在山路兩旁時常可見到千奇百怪的石像，像「無頭地藏」、「六大地藏」（檀陀、寶珠、寶印、持地、除蓋障、日光等六位菩薩）等，

發現它堪稱「秘境」的，是山麓一所樸實中學的教師重松敏美。二十年來，他獨自一人克服萬難，登上這座山達五百次以上。

昭和四十二年（一九六七年），他那些詳實的研究成果終於獲得了學術界專家的認可與重視，於是「秘境」之名乃流傳於世。

前來調查的教育部官員曾經異口同聲嘆道：

「目前的日本，像這樣將民俗遺跡以如此完整的形態保存下來的山，可說絕無僅有……」

有千年歷史的「修驗道」古跡，在山上被完整地保存下來。多年來，這座山一直是「山岳宗教」的大本營，而且山上還有日本極其罕見的「豈窟宗教」。

後來又有了許多能夠證明它是「秘境」的新發現，國寶「銅板經」也是在這座山上發現的。另外還有規模宏大的「山岳佛教集團」的珍貴古跡群環繞在廣大山麓的四周。

在山腳下的下宮一帶還曾發現基督教式的「天使雕像」，從一個位於「岩屋部落」的石洞中也發現了佛教的「迦陵頻伽」，石洞頂端還畫有許多頭戴寶冠的菩薩，彷彿正以華麗曼妙的姿勢在天空翱翔。這些優美典雅的壁畫曾令文化財產調查官百思不解而嘆道：「日本至今尚無類似這種風格的壁畫，難道是受印度、西域或敦煌的影響……」

其他還有日本首次發現的「陽刻石佛」和如法寺的仁王像等。這尊仁王像是公認的「日本最古老仁王」之一，排名僅在法隆寺中門和東大寺三月堂的仁王之後。

適合居住之地。

九月初，我正在寫的一部長篇推理小說突然遇到瓶頸，我想不出接下去該如何寫。我設定的詭計過份牽強，使劇中人物彼此之間的關係發展大受束縛，這些傀儡化的人物，連我自己都覺得很討厭。

（換個寫作環境或許能改善吧！）我想。

但是我又很不喜歡去住大飯店那種四四方方、猶如小盒子的房間。

（求菩提山！）

我想到這個好去處時，自己都拍手叫好。

大作家寫作時才需要去住旅館，像我這種只能勉強寫些推理小說餬口的人根本就不需要，但這個時候我卻特別想去，因為，在那種幽靜的環境下，或許真的會有靈感。於是我提著裏面裝有稿紙和資料的沉重皮箱前往求菩提山。

（一定會有靈感的！）我有這樣的預感與期待。

當然了，那時我根本就沒預料到會在求菩提山遇到一樁神秘事件。

求菩提山雖名為秘境，但離我住的福岡市僅有三、四個小時的車程。從博多站搭電車到小倉約一小時，從小倉坐日豐線列車到宇島也僅一個多鐘頭。宇島是中津的前一站，若從宇島車站搭計程車，則只要二十分鐘就可見到奇形怪狀的求菩提山。

在初秋的天空下，這座山露出了清晰的輪廓。它的山頂經常籠罩在濃霧裏，但今天卻沒起霧。

我走進岩岳莊，旅館女主人阿辰婆笑容滿面前來迎接。

阿辰婆今年七十五歲，她和媳婦以及一位住在附近的親戚共同經營這間旅館。雖說是旅館，但並非整棟建築物都當旅館用。它的一樓是雜貨店，只有二樓闢了三間客房。

說老實話，岩岳莊其實是以賣雜貨為主，旅館的生意反而是附帶的。除了春夏兩季來爬犬岳的登山者之外，平時幾乎沒有人會來投宿。

我才來此投宿三次，就已經和阿辰婆混得很熟了。我覺得她既勤奮又可靠。

聽說她是中津人，婚後開了這家雜貨店，但丈夫在開店後不久就死了。在戰爭期間，她茹苦含辛獨力撫養三個子女。她曾向我說，因為她婚前在東京住過五、六年，所以標準

語講得很好。

看來我來得正是時候。阿辰婆說，除非另外有客人來，否則有兩個房間可供我隨意使用，一間是十蓆大，另一間是八蓆大。

我上了二樓。

房間格調都很高雅，十蓆大的那間還附有木板間。房裏有樸素的桔梗花和女郎花（敗醬草），從正面可望見求菩提山。

再怎麼看，都覺得這座山與眾不同、怪異無比。我剛抵達時，它還在秋空下現出清晰輪廓，但現在山頂卻已被濃霧所包圍，景觀真是瞬息萬變。它是一座令人百登不厭的山，我打算在這次停留期間也爬個一、兩次。

我的寫作工作進展非常順利。

沒有雜音，所以我下筆很快。唯一的聲音就是旅館前岩岳川的流水聲，以及偶爾傳來的鳥叫聲。

我將寫作資料平鋪在所有空下來的榻榻米上，然後聚精會神埋頭猛寫，甚至寫得進入忘我的境界，真令人滿意。

第四天，有位新客人來住宿，這倒罕見。

「請這邊走。」

阿辰婆的招呼聲透過紙門傳進來。

客人好像被安頓在靠裏面那個四席半大的房間，這使我感到不安。

阿辰婆出於一片好意，讓我一個人使用兩個房間。雖然我只須付一個房間的錢，但事先也說好，若有其他客人來投宿，我就必須讓出一個房間。因此，我應該遵照約定讓出一個房間來才對，怎能叫新客人去住小房間呢？

而且那間小房間在後面，欣賞風景的視野不佳。我現在使用的這兩間才能從正面眺望求菩提山，這也是岩岳莊的可貴之處。

午餐時間，阿辰婆踩著蹣跚的步子爬上樓梯，將我的午餐送到房裏來。

「有新客人吧？」

我問她。

「是呀。」

「隔壁那個房間就讓新客人住好了，我沒關係的。」

「嗯，可是……」

阿辰婆結結巴巴地說。

「唔……是一位單身女客呢！」

「哦！」

「她說寧願住小房間……」

「是嗎？我總覺得有點過意不去哩。」

我說。

不過我內心總算鬆了一口氣。我是個夜貓型的作家，習慣在晚上八點到翌日黎明之間寫作。我動筆時雖不會發出巨響，但若只隔著一層薄薄的紙門，總是會擔心妨礙到隔壁客人的睡眠；何況又是單身女客，更是令我放心不下。對方若是住小房間，就沒有這個顧慮了。

下午五點左右，我正要去散步時，在樓梯口和那位女客人相遇。

我吃了一驚，因為她是個貌若天仙的大美人，年紀大約是二十七、八歲吧？她穿著浴衣，好像剛洗完澡。

她很客氣地向我行禮，我慌忙回禮。說「慌忙」，是因為她太漂亮了。男人突然遇到絕世美女時，心神都會動搖慌亂；何況她剛出浴，身上芬芳無比，陣陣香氣撲鼻而來，更是令人意亂情迷。

我沿著岩岳川走去，在通往求菩提山的鄉間小道上散步。我邊走邊想著那位女客人。

剛才我走出旅館時曾問阿辰婆：

「那位客人是熟客嗎？」

她答道：

「不是，她是第一次來的。」

旅途中邂逅美女，令我十分陶醉，不過她是隻身旅行，因此我也有點替她擔心。她獨

自來到這荒山野地投宿，到底為了什麼事呢？難道是來散心的嗎？

入夜之後的大雨使岩岳川的水量激增，急流湍湍，勢如破竹。滾滾河水令人感到秋天的涼意，山峽這邊的秋天似乎來得特別早。

晚餐仍由阿辰婆服侍。

菜色如前，都是山上野菜的料理。阿辰婆親自煮的款冬極美味，醬菜也很可口。

我才喝了一壺酒，就有點醉了，要是喝個兩、三壺，恐怕夜裏就無法寫作了。

「啊，對了！」

阿辰婆好像突然想到似地說。

「隔壁的客人說，如果你要去登山，希望能偕她一起去。」

「什麼？」

我吃了一驚，因為我並不是特地來登山的。

「有什麼事，直接找你談就好了，卻託我……」

阿辰婆又說。

不過，我並不討厭和美女一同登山，於是說：

「阿婆，妳曾經對她說過我正在寫小說嗎？」

「沒有啊！」

阿辰婆否認。

「好吧，如果要照我上次的時間，明天早上九點就要從這裏出發。」

「沒問題，對了，我去吩咐旅館的人準備明天的便當和茶水吧！」

她說。

「那就拜託妳了。我只要飯糰、梅乾和煎蛋就行，煎蛋不必放調味料。旅館的阿辰婆知道我喜歡什麼口味。」

「好吧。真謝謝您，那麼我告辭了……」

美佐子鄭重地行禮後，就拉開紙門出去了。她的舉止動作十分俐落。

我開始思考，因為我覺得這件事有可疑之處。

我的確曾在一家旅遊雜誌上寫過「求菩提登山記」，當時雜誌社要求我寫二十張稿紙。我除了簡介這座山的特色外，還寫出了登山時間，以便當作實際登山時的參考，但卻因此而用掉了所有篇幅。關於求菩提山的種種傳說和秘史，以及千年以上的神佛混合宗教遺跡，都沒有篇幅可寫了。說得難聽一些，那只是一篇「行程的記錄」罷了。

但是，久保美佐子卻說她讀完後很感動，所以想要來爬這座山。我再怎麼自負，也不敢相信她這些話；就算是在奉承我的客套話，我也覺得太誇張了。

還有一點，她怎麼知道我是一個作家呢？我在雜誌上發表文章時用的是筆名，來此投宿時卻用本名，她怎麼知道那篇文章是我寫的？

——一名女子讀了一個作家的登山記後大受感動，決定要去登那座山，於是「獨自一

人」出發，來到一家旅館投宿。但是，寫了那篇登山記的作家居然也「恰巧」在那家旅館下榻，於是這名女子就拜託這位作家陪她一塊兒登山——

這未免太過巧合了吧？世上有這麼「偶然」的事嗎？

而且，她還要求說要照登山記上寫的時間去爬山，這點也很奇怪。

我雖然這麼想，但並不覺得她有惡意，也不打算認真去追究她的言詞與行動。相反地，因為有了這麼一位充滿神秘與未知的同伴，所以我內心很興奮。或許我是想享受一下那種神秘而浪漫的氣氛吧？在旅途中邂逅一位神秘女郎，和登上一座未知的山同樣讓我感興趣。

半夜三點，我去上廁所。山谷的夜晚很冷。

美佐子的房間一定還亮著燈，因為我看到燈光從門縫透出來。我想她還沒睡，於是停下腳步，但並未上前偷窺。

（明天一早要去登山，卻到現在還沒睡……）

我覺得很納悶，但還是回房睡覺去了。

我作了一個夢，夢見求菩提山山麓岩窟頂上畫的那隻「迦陵頻伽」鳥。這種鳥常出現於日本天平和藤原期的藝術作品中，又名「妙音鳥」，相傳在「極樂淨土」才看得到。也許是石洞頂上那些色彩華麗的壁畫給了我太強烈的印象吧，這種鳥展翅飛翔的樣子一直留在我腦海中。求菩提山離奈良很遠，卻在天平和飛鳥時代就有人在石洞中畫出這些壁畫，